

兒典古故的平北老

德音汪滅

著 白鐵錚

社版出龍慧

白鐵錚著

陳穀子，爛芝麻，一粒一顆，皆富情趣

老北平的 故古典兒

慧龍出版社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309

兒典古故的平北老

元五十四價特

作 者：白鐵鐸

發行人：丁賢二

出版者：慧龍出版社

郵政劃撥：一〇八〇〇四號 楊嬌娥帳戶

北區分社：三重市福華街七之二號

電話：(〇二) 九八四九八〇三

總經銷：文星書店

電話：(〇四六) 七二五二五

地址：大甲鎮鎮政路三二號

印刷所：現太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大理街五六號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五六號

換調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有知

好書似益友，不求短暫的歡樂，而在啓發潛能、熱愛生命和人類，使您成爲頂天立地的偉人——慧龍的理想。

慧龍書系
MO·3

靈山秀水
大丈夫的心理
老北平的故古典兒
月光光

邢天正等著
東方喬譯
白鐵錚著
丘秀芷著
特價四八元
特價四十元
特價四五元
特價四五元

目 錄

一、藝人多怪·····	七
二、談情趣·····	一三
三、五十年前憶「行圍」·····	二〇
四、老北平談蛇·····	二八
五、焦順·····	四一
六、憶故都企業鬼才張子餘·····	四九
七、漫談吃麵·····	五六
八、與賊同籠·····	六四
九、殺豬宰羊·····	七五
十、貨聲兒·····	七九
十一、狗把兒·····	八五

十二、燒餅・油炸鬼·····	八八
十三、腰刀章笠話更官·····	九三
十四、故都三閭·····	九九
十五、北平的羊雜碎·····	一〇七
十六、吃烤肉·····	一一一
十七、小茶兒和小費·····	一一七
十八、北平的小吃·····	一二一
十九、喝酪·····	一二三
二十、憶毛驢兒·····	一二六
二十一、憶護國寺·····	一三〇
二十二、野茶館兒·····	一三六
二十三、順·星·····	一四五
二十四、火樹銀花憶上元·····	一四八
二十五、咬春·····	一五二
二十六、冬至祭天·····	一五六

三十七、祭·灶·····	一六〇
二十八、談風箏·····	一六三
二十九、北平的城門·····	一六七
三十、西直門外·····	一七一
三十一、北平西城穿堂兒府的故事·····	一七七
三十二、吾校吾師·····	一八五
三十三、假畫兒·····	一九〇
三十四、象牙塔裏覓生涯·····	一九七
三十五、水墨畫首重六形·····	二〇四
三十六、中得心源，談何容易·····	二〇九

夏序

夏元瑜

人都希望知道「明天」的事情，股票漲落如何？軍事政治的演變如何？……太多了。於是古今中外的星相巫卜一切俱興，他們的共同目的就是要知道「明天」。明天發生什麼事情雖然大致推想得到，但是突發的意外也極多。我經過了二萬八千多個明天之後，得了一個結論，就是「明日之事決不能料」。既不知環境怎麼變，也不知自己怎麼變。我一生和動物爲伍，萬想不到暮年之際會成了作家。年輕時也算過幾次的命，誰也沒算出來臨老博得「老蓋仙」的清譽啊，沒準兒還許是天上文曲星君下界呢！

世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老朋友白中鈺教授在成功大學建築系任教多年，退休後，遷來臺北。他原是有名的國畫家，我勸他寫寫稿，一則可以排遣閒暇，二則可把若干年的人生見解，和行將湮滅的舊調逸事全可告訴下一代。於是他放下了作畫的毛筆，拿起了原子筆，按照他日常所說的北平話，開始寫了出來，源源不斷的在華副、時副、聯副，還有別的大小雜誌內一篇篇的登了出來。副刊主編

全很精明，一雙慧眼，知道那路文章有那路的讀者，於是決定那篇文稿可用，那篇不可用，白先生的稿子有許多是我經手寄的，所以能肯定的說：從沒見被報社退回來過。諸位讀者您別以為由我寄了，報社也許講點人情面子可以不退。那是休想，人家是買賣生意，只要貨好，毫無情面可講。你沒被人退過，就可見這三家大報的副刊主編都認為白先生寫得不錯，可讀可登。時光快得很，賽過披毛鬼騎着摩托車。不覺一年有餘。算算登過的稿子不少了，足有十萬字以上。印出來够一厚冊的了。

事又湊巧。慧龍出版社的唐吉松先生——他的發行網很廣，信用又好——正向我要稿。我是過了一期的乳牛——擎不出一滴——無以應命。一想白先生的稿子不少，他的口吻和我差不多，乾脆把唐先生推到他那兒去吧！他們全是老實人，唐先生決抗不了他，讓他們去合作最好不過。

唐吉松先生看了那些稿子十分滿意，於是決定排印。這本書是白兄的第一本著作。別說他年輕時，連在兩年以前也沒想到他會寫了一本散文。今天不但寫了，而且寫得不錯。

新書已排好了版，我把經過情形寫將出來，聊以代序。年長的讀者看了這本書，勾起無限故國幽思。年輕人看了可以知道上一輩的人如何生活。若干往事都成了過去的煙雲，決不會重演，從此永逝。在這書中留下一鱗爪半，成為歷史的陳迹。

舊和新並不截然無關，今天的時髦，正是昨天的陳舊演變而來。年輕的身體裏含着多少往昔的遺傳。今天的生活也含着往日的方式。你從這本書中也能溯本推源找出不少你所知道的事來。

作序的人往往言不由衷，昧着良心瞎捧一陣。我老夏的名譽一向不錯，讀者們都說我誠實可靠。您如果站在書店裏隨手翻到我這篇序，我勸你不妨買本回去細看看。

郭序

郭立誠

多謝高信疆先生明智的構想在中國時報人間版開闢了「古往今來」這個專欄，使我有機會「以文會友」，結了識幾位可以請教的前輩，和他們切磋研討；尤其值得感謝的是「古往今來」這個園地讓我和先父 琴石先生的老門生白鐵錚大哥在寶島重逢。

前年暑假裏一天傍晚夏元瑜先生打電話來，第一句話就問我：「您的老太爺是不是郭琴石先生？是不是民國初年在北平第三中學教過書？」，我說：「先父就是郭琴石，民國初年是在三中教過書，您問這個作什麼？」

他說：「在古往今來欄裏寫文章的白鐵錚先生向我打聽您，他說他是您老太爺的學生，想跟您見見面」，就這樣我和白師哥聯絡上了，故人相逢真是百感交集，不知是喜是悲了。

我們談北平那座古城，談先父和他的學生們，談我的兩位胞兄貽誠則誠以及和白師哥同班的堂哥復誠，然後再談到九一八，七七事變，還有什麼時候來到臺灣的種種事情，總而言之我們談的太多了

，由國事，家事到個人的經歷，無不令人感慨萬千。

經過抗戰，戡亂到政府播遷來臺，匆匆四十年過去，當年才氣縱橫英銳過人的白師哥已然成了慈祥溫藹的長者，我呢也由垂着兩條小辮子的黃毛丫頭變成白髮滿頭的老嫗。

最使人感動的是白師哥對先父那份敬愛之情經過了多少人事滄桑，戡亂大劫依然未滅，不然他為什麼還要尋訪四十多年沒有見過面的小師妹郭立誠呢？這固然可以證明先父是最成功的老師，才能使他的學生終身不忘；另一方面也可以證明白師哥天性篤厚大有古人之風，才會幾十年一直不忘自己的老師，您這份深厚的師生之情就够使人感動的，何況我還可以跟他學到更多的呢？

自去年秋天白師哥伉儷由臺南移家臺北，我們時常見面，聚在一起談往事話家常，白大嫂溫淑慈厚對人熱誠，她對我這位「姑奶奶」尤其好，使我覺得眼前這一對老夫妻就是我在臺灣最親近的人了，足可以減輕我一份懷念兄弟手足之情。

談起來才知道白師哥在國立成功大學執教多年，現已退休，他的兒女早已長大而且個個都很有成就都很出色，家事根本不用他操心，兒女更是孝順，目前他以教畫寫稿來安排自己的歲月，日子過得十分寫意；六十三年我也從師大附中退休，除了讀書寫稿，每週還到師大國語中心教幾小時課，藉此活動活動，難得的是我們師兄弟在晚年同樣的都沒有消極頹唐，空拋歲月。

白師哥是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畢業的，當年全國知名的藝術大師差不多都在北平藝專教過課，

名師出高徒，他在國畫方面的造詣自是與衆不同，只是他謙退成性，不喜歡宣揚，不肯大吹大擂的開畫展，請名流捧場，只是默默的耕耘，默默的向海外傳播中國藝術的光輝，他有好多位金髮碧眼的洋徒弟跟他學畫，回國之後還是請他繼續函授呢。

至於他寫稿的歷史並不算長，可是他有學養有經驗，又熟於掌故，再用他溫柔敦厚的文筆替故都北平替當年的藝術界留下了真實的紀錄，篇篇都是珍貴的史料，我想此時此地具此應該寫又非常能夠寫資格的人並不多，因此我希望他更積極的寫下去，也算盡到對歷史文化的責任，也好給後代人一些可信可採的資料。

如今白師哥的第一部集子要出版了，我這小師妹義不容辭的應該爲他寫一篇序，除了紀念我們兩家深厚的世誼，其他的我還能說些什麼呢？我想我要說的就是希望他人健筆更健，一直的寫下去，我也在後追隨一直的寫下去，直寫到王師北定中原，大家白髮結伴還鄉時候，還要寫下去！

六六年夏

世愚妹郭立誠拜序

藝人多怪

我國俗語有一句話：「惟大英雄有本色，是高真名士自風流。」所謂本色，大概是不與常人雷同的特殊表現，而風流是他們流露出大膽而不自覺的本性。不過我以為英雄本色，必須在該英雄成名之後再表現出來，纔能被人恭維和稱讚，否則會被人們認為胡鬧或神經病；名士在沒有成為「知名之士」以前，就表現風流，輕則挨罵，重則挨揍。您試看拳王阿里，每次在記者會上發表談話，他信口胡謔，胡說八道，裝模作樣，而一般聽眾以及新聞記者却替他拍照錄音，在電視上及報刊上發表。您再看看當初北平天橋練把式或賣大力丸的，在場子裡發力大喊。結果舌弊唇焦，聽眾名之為「賣鋼口兒」或「天橋的把式」淨說不練。您再想想，古時司馬相如，因彈琴勾引人家卓文君，終於把人家拐跑了，跟他私奔；唐寅為追求一個下女，不惜不擇手段甘為人奴，這兩樁子事，自古至今傳為風流佳話。也就是因為他們兩位是先成名士再風流。記得我小時候，隔壁拉洋車的小王，私心愛上了對門兒黃廚子的女兒，他成天不去拉車，坐在車廂裏朝黃廚子門口吹口琴，他口琴吹得還真不錯，到後來被黃

小姐的一個哥哥一個弟弟知道了，出來揪着小王連腦袋帶屁股的狠揍了一頓，揍得小王鼻青臉腫，但不敢回手，還不敢出聲兒，這就是因為他根本不是名士。

不管是英雄的本色，與夫名士的風流，都是不尋常的表現，簡言之是一種怪勁兒，是他本身不期而然表露出來的，有時也可愛，要是動心機製造出來的話，不但不可愛，反而令人噁心。犯這種怪毛病的，以藝人爲多，不管是梨園界，文藝界，書畫家，往往不知不覺的表露出來，教別人看着不對勁兒。我在中年時代，接近的書畫家較多，記得我們學校教金石篆刻的壽石工老師精於鑑別，北平琉璃廠各古董店以及南紙店把他老先生目爲聖人，可是壽先生最討厭那些古董店南紙店老板的虛情假意、口是心非的恭維。他不大愛理他們，却喜歡跟那些學徒小伙計打交道，所以壽先生在琉璃廠街上一走動，往往被古玩舖小伙計拉進門去。打打鬧鬧，有時候小伙計在紙上畫個王八，貼在壽先生背上，有時候用一個煙盒的套兒，套在他大褂衣角上，他滿街走動，招得路人指笑，他也不在乎，古玩舖如對他老先生有所求，一定要找小伙計跟他拉攏，才能如願以償。

我們藝術學院的齊老師，那時住在跨車兒胡同，非常惜錢，對於家中日常用度管得很嚴，他老人家經常把不常出入的房門以及箱篋鎖上，把一大串鑰匙掛在腰帶上，諸如此類的趣事很多，不過有兩件事，是我親身經歷的，第一件是齊老師的一位小公子，那時在北平市六中念書，我在六中教美術，齊老師向不給孩子們零用錢，怕他們胡花亂用，有一天該小公子拿了一個扇面，上面是老師畫的仁者

壽大蜜桃，鬼鬼祟祟的給我，跟我要五塊錢，我也就鬼鬼祟祟的給了他五塊錢，把扇面收下了，可惜沒有帶出來。第二件是齊府門禁很嚴，不經老師許可，概不開門，我幸而每次去看老師，皆蒙延入。有一回我聽人說老師家裏燒煤球兒，怕佣人浪費，控制得很厲害，他老人家把煤球兒一堆一堆的擺在煤屋子的當地，每堆上標明某一天燒的，我聽了之後，一時好奇，要看個究竟，經我一看，果真如此。煤屋子裏，果然一堆一堆擺了許多堆煤球兒，而牆角處還堆着一大堆至少有兩千斤呢！家人每天燒煤球兒，如果地下堆着的不够，他們不會從牆角大堆上撮去燒嗎？何必透支地下擺着的，招老師生氣呢？齊老師優得可愛。

溥老師（心齋）生在皇家，對日常生活以及用度開支，腦筋裏滿沒有這回事，出門沒有人跟着，便回不了家，我記得他老人家住頤和園的時候，隨身有一個太監，給他管理關於書畫筆單的瑣事，有人求書求畫，必須跟這太監打交道，溥師不直接接頭，說實在溥先生也搞不清楚，日久天長，那太監就動了手脚，出入帳目一團亂，溥先生也看不懂，後來有人向溥先生告密，說這太監欺騙主人，溥先生火了，把太監叫來，拳腳交加，破口大罵，太監跪在地下求饒。等溥先生火兒過去了。筆單的事，仍由這個太監經管。其中仍是不實不盡，有人來求畫求字，溥先生仍教人們跟太監去接頭，把他從中動手腳事，全都忘了。

北平京華美專有一位花鳥教授邱石溟先生，為人正直和藹，不善詞令，他動手畫畫兒之前，往往